

昨夜的风很轻,还是听到了时间之声,此时的雨下得扭扭捏捏,撩得茶花一腔怒放,季节的变化,是从树梢开始的。顺风寻踪,看到一棵残留着无数小灯笼般花朵的树,俗称摇钱树。

无意间风翻转了一片落叶,看到叶茎背面,竟然对称各别着一粒紫色的种子,精致得像煞江南的绣娘,在自己的嫁衣旗袍上,缀上的一对襟钮。原来自然界充满了设计感。冬风一吹,这些小灯笼像降落伞般飘下,安全地摇落一地。三棱形果叶裂开,那些种子,悄悄让叶

## 树有野心

辛旭光

盖着,躲过鸟嘴和霜冻,两粒宝宝安然入土。原来树将生命的野心设计得如此巧妙,要多少年才能修得这样的智慧

呵?你不是树,你知道树的野心吗?也曾看到内子戴着有锉皮的塑胶手套,搓洗白果的外皮,吾也去帮忙。赤手空拳弄了十分钟,发觉手掌都变光滑发白,手背发痒泛红,明显过敏的症状。马上上网查原因。原来银杏树是中国独有的树种,也是经过

地球漫长冰期后,少数留下来树种,是堪比恐龙级的活化石。能熬过这么恶劣环境的树绝对是百毒不侵、浑身是命的英雄。首先它是一味绝好的中药,治疗心血管病有特效,所谓丹参片、丹参滴剂就是成果;也是中国仅有的两种通过美国药典审核的中成药之一。

突然明白了,为什么银杏树明明结了特别多的果,而鸟不敢去啄食?就是因为银杏果的裹皮有强大的毒性,让鸟兽却步,保护种子安然入土。现在还有用银杏叶捣碎后兑水,可以直接当杀虫剂用,绝对环保。呵呵,鸟的野性抵不过银杏的聪明,谁动了树的命根子,它是绝对要拼命的,狠在无声无息!

昨天一个主妇,拿出双立人大菜刀,去砍斫一堆椰子,要给家人献宝,结果双立人大菜刀斫毁了,椰子没几个砍出洞孔。一把名牌双立人大菜刀一百美元,一只椰子一美元而已。笑死我了。有南洋来的长辈说过:坚硬的椰子壳上有一个孔,可以非常方便插管。关键是找孔。其实这两天我也在做同一件事。我就练傻,将一个椰子的软体部分全部切剥干净,终于发现,原来在底部偏离中心点的附近有“小甜点”,一戳就破!爽如打通了“任督二穴”。而店家往往将头部削得尖尖的,仿佛应该从上部打孔。这个主妇就是上了这个当!原来卖椰子的人也是“二百五”。椰子靠坚硬的内壳来自我保护,再生新的椰子树的,当然不想让人兽吃掉。那它为什么会留个孔?道理很简单,它也要有抽芽长根的地方,只是深藏不露而已。椰子是聪明的,也是有野心的。反而是人类掏了人家古墓,偷了人家秘藏的甜水,那是它留着给自己种子发芽用的。窥探到了种子的命门,形如做贼!

木心说:“人类艺术的描述对象的,不外乎动物性和植物性特征两端。”对动物性描述有外形、动作和心理描写;特别是哺乳动物(包括人类)我们有共同特性,容易联想和共鸣。关于植物的描写我们仅限外观,它们的或称为内在的精神我们知之甚少。今以外观之,传递后代的欲望,是动植物共有的特性,万物的智慧无不例外表现并结晶于此。

树有野心。

过去,天塌下来都不怕;现在,什么都不怕的事,常会扰得人无法入眠。一位阿妹曾说懂得过抑郁。那么,我不会也是吧?抑郁是一种情绪,事出有因,常被小题大做。越想越像。糟糕!

按例晚餐前与母亲通个电话,说今天浑身不舒服。母亲听了“哦”了一声,精神像似好了一些。原来她不舒服一整天了,正想告知我的,听我说也如此,便认为是天的原因。

抑郁就是七想八想,虽然其实啥事也没有。随着年龄见长,虽知规律,还是总觉衰老太早,哪天发现有一处不适,便再也拿走了。

此病那病的出现,不影响情绪是不可能的,于是,快乐就珍贵起来。笑能提阳,笑能提气,成了共识。治疗抑郁,乐观便是最好的良药之一。

抑郁



夜光杯

正欲打点下午茶,忽然接到电话,原来阔别多年的小周要来看我,便喜出望外。小周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场知青,与我同在长江农场十连,同一个劳动班。后来他返城了,一去三十多年很少有电话联系。小周在我脑海里留下的最深印象,是那晚一起吃小龙虾下崇明米酒醉得一塌糊涂的景象。那是中稻插秧的季节,大概是最后冲刺的缘故,班长善心大发说,今天什么时候插好秧就什么时候收工。全班兴奋了,下午两点多大伙就带着歌声走上回队的渠道。大约下午四点多钟,小周慌慌张张拎着一个鼓鼓的塑料袋闯进我家,听到塑料袋里窸窸窣窣的声音便知道是小龙虾。啊!天哪!尽管那时农场排水沟、林带沟里到处都是这张牙舞爪的家伙,可是,不可捞它吃的,谁忍不住馋虫,谁就得为犯下资字当头的错误担当后果。何况,对于老职工来说,这带坏知青的罪名是吓人的。小周曾多次试探过我,要捉几斤龙

## 美食

“让过去的时光重新回来/愿你找到儿时的同桌/问他们曾经干过啥事/搞一次老小朋友聚会吧/讲讲以往的故事/叙叙各人的境遇。”人人都慢慢老去,在这一无可抗拒的过程中,闲来无事,不免想起儿时的“同桌”。

同桌是网络时代“走红”的一个概念(据说因为青春爱情电影《同桌的你》);但有人却狭隘地把同桌仅仅看成是异性学伴,而且是坐在一桌子旁的;这未免太机械了。其实“同桌”就是我国古已有之的“同窗”。

按说在信息时代,寻人之类的事情应该比以往先进得多,容易得多;然而至今为止,查找一个人仍然是相当困难的事情。据笔者所知,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,人们面临着一个相当艰苦的任务:帮助在战争中失去亲人的人寻找亲人。“我叫盖尔特·克拉因哈默,这个名字是法院给我取的。1945年4月29日,我被炸弹击中,在我身边躺着一个被炸死的女人,人们无法验证她是我的母亲。估计我当时的年龄是两岁,一个士兵将我送到医院,后来我被人收为义子……你



牧羊人(摄影) 马刚毅

们是否有可能查明我的真正身份?是否能打听出还有我的亲人活着?”类似的信件在当时的联邦德国还有成千上万。写信者多数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动乱中无家可归的人,他们当时没有证件,由于年龄太小,连自己的名字也不知道。

二战结束时,德国有四分之一的公民在寻找他们生死未卜的亲人。为此联邦德国红十字会汉堡和慕尼黑专门建立了查人服务中心,最初,政府每年拨款400万马克的津贴费,此外还有各界人士的捐款。在寻找的人当中,有45万名是军人,15万名是普通老百姓,1000多名是孩子。工作了30年后,服务中心做了一个总结:他们帮助弄清了150万名失踪者的下落,处理了28万6千桩父母寻子女或子女找父母的案子。慕尼黑服务中心的主任马克斯·海因里希深有体会地说:“从事这样的工作会使人成为和平主义者。”德国虽然是战败国,但人民是无辜的,查人服务中心的每个工作人员正是凭着这种理解及和平主义精神,翻遍了堆积如山的文件、战报和士兵回忆录;找各种

一样的知情者谈话,跟那些被释放的德国战俘、跟每一个流亡者、跟来自东欧和前苏联的被驱逐或自动迁居的公民谈话。工作真的是做到家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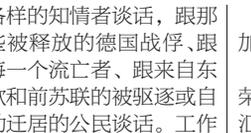
相比之下,现代寻人有了高科技手段、大量的数据服务、各种网站和服务平台……尽管如此,寻人服务的命中率往往不尽如人意。原因何在?当然,时代不一样了,这一点必须承认。寻找同窗好友因此也不那么受重视,大量的个人数据和信息常常被不法分子用在错误的地方,被用来实施欺诈和行骗行为。很多人不愿透露个人信息完全可以理解,不过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愿意去寻人,兴许是怕引起被寻者或他们家属的误解。

## 信息不该用错地方

陈钰鹏

为“三亮”点赞 鹿兆麟

透过崇明工业园区组织开展党员“亮身份、亮职责、亮承诺”的活动,我联想到平时的所见所闻:在静安区中医医院中医堂坐诊的一位内科专家,他的白舌上别着一枚党徽,分明他是一位共产党员,他为病人诊治时,显得非常认真而仔细,深得病人好评;在静安区洛川东路上的第一家农业银行的大厅里,一位大堂经理的胸口也别着党徽,她耐心地为客户指点并介绍有关业务,也得到客户好评。由此可见,他们亮着党员身份,在岗位上积极向上、兢兢业业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心和先进性。



灯花

《毛姆读书随想录》是在《毛姆读书随笔》基础上增加十余万字而成的新书。七年前,重新出版《伍尔夫读书随笔》时,我请刘文荣君将先前在上海三联出版的《毛姆读书随笔》拿到文汇出版社重出。而后此书与《伍尔夫读书随笔》的销售业绩几乎一样,几乎每年出版一次,其中精装版就出了两个开本,远胜于十年前,虽说那时图书市场单本销售数比现在好。其中原因我难以确定,因为我们从未写过书评等介绍,也没搞什么活动推销此书,也许是毛姆自身开始“升温”了。

## 不同寻常的人性观察者

陈今夫

果然,在金钱与写作关系上,尽管一般以为为钱写作是不可取的,其作品也大高而不妙,可毛姆却并不认可,他直接或间接从众多史料中证明这是以偏概全。他在点评不少作家和作品时提到这些相关内容,其中巴尔扎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。

巴尔扎克年过三十就已成名,尽管稿费不少,可他一拿到钱,甚至是预支稿费,就搬进宽敞的住宅,花钱装修,弄得富丽堂皇。为了支付奢华生活的费用,他经常寅吃卯粮,不得不到处借债。有趣的是,他只有在债务压力下才能专心致志地写作,写到脸色发白,而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恰恰是他最好的作品;反之如果有人能创造奇迹,使他不再深陷困境——即出版商不再起诉——那么,他的创作活力很可能就会枯竭。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,由于经常狂赌,时常陷入贫困。有一次,他在赌台上输光了所有钱,就只好一个人静坐在房间里,开始写《罪与罚》。他后来说,这本书是在饥饿的鞭策下和时间

## 七夕会

方法未变,加了沉清工艺更为喜人。”正说间,一大脸盆热气腾腾的小龙虾上了桌,那棕褐色的刚才还不可一世地张伸着那钳子般前足的小龙虾,变成了一个卷曲成C字形的乖儿。鲜红锃亮,安静地任人垒成金字塔,缀满了青葱与红椒细末,惹眼逗鼻,调动着舌尖的期待。我们一面手剥龙虾,不时喝上一口老白酒。酒过三巡,小周醉眼朦胧地说:“今夕复何夕,重享白玉食。欲留十指香,惹个妻馋涎。”“好诗!”我赞着他。“我不会打油诗,你才是诗人,不要‘有酒无诗俗了人’快来一首。”于是我搜肠刮肚起来:“龙虾又卧旧时盘,转眼光阴三十年。白首乡关何处是,崇明绿水碧蓝天。”小周惬意地呷口酒说:“老施啊,你说到我心里了,这一次让女儿到崇明买房,就是要了却我对第二故乡的眷恋,到时我们常来常往,把小龙虾下老白酒吃到老……”

龙虾米酒乡愁宴 施弟敏

房时,馋涎欲滴的小周建议要用搪瓷脸盆盛。我很会意,因为当年这次偷吃龙虾正是一个搪瓷脸盆盛的,于是妻子只得从车库的角落里找了一个貌似当年的搪瓷脸盆,再三清洗。我拿出了一箱四瓶装的崇明老白酒,我对小周说:“今晚可拿不出223瓶装的黄汤了(崇明人当年往往用洗净的1000cc223玻璃农药瓶装酒,黄汤则是对崇明老白酒的别称,因为米制的老白酒带微黄色),酿制

龙虾米酒乡愁宴

龙虾米酒乡愁宴